

内 容 简 介

朱庸斋是我省著名词人。《分春馆词话》是他一生写词实践的心得和词学研究的结晶。作者品评历代词家、词派、词作、词集，语多中肯；书中论及词的风格、意境、声韵、句法和学词的门径等等，时有精辟的见解。书后附《北宋词选析》，有助于读者鉴赏北宋名家名作。



作者肖像

賦
霜中夢保滿後笑全若
欲裂萬牛中間豈是
音言身安士哉。倚杖
膝和孩。東新新魚而
目。戰勝風。大地山河
解。付。蕭。

作者手迹

序

吴 三 立

陈述叔论词云：“梦窗可谓大，清真几于化矣。由大而几化，故当由吴以希周。”其所为《海绡词》，正复循斯深辙，是以能颢颢中原，为士林所重。晚岁积其所学及课词所得，写成《海绡说词》，此吾粤词话之著者也。五十年前，余与述叔同执教于中山大学，时见庸斋以年家子，问难于述叔。庸斋固敏悟，而又强记博闻，深为述叔推许，故所学亦有成焉。

庸斋词规摹两宋，出入清季四家，取精用宏，格高调逸，绵丽浓挚，蕴藉清超；中晚而后，益更纵横驰骤，以婉约之笔，寓豪放之情，直指本源，独辟蹊径，复归于深远平淡。爰手自增删，为《分春馆词》二卷，年前刊入《至乐楼丛书》中，距初刊本已三十二年矣。

庸斋论词，于源流正变，古人之长短得失，谱律之审校，作法之推蔽，并能分条析理，深入浅出，易为学者所接受。至于学词途径，则以为“学词当自流溯源，宜从清季四

家始”。盖以唐宋年深日久，时移世易，物异景殊，以其时之字词句意，实难写当前之事物。彼四家者，去今不远，状物写景，抚时念事，涵咏两宋，机杼别出，面目多方，而法度俱见也。其见解精辟独特，尤为人所未发，而大有裨益于吾粤词风焉。惜乎卷帙未完，而斯人遽逝，每一念及，何可为怀！

顷分春馆门人陈永正、蔡国颂、李国明、张桂光、梁雪芸、李文约等，于素日师门札记中，往来书简中，掇拾片金零玉，补成《分春馆词话》五卷，乞序于余。余毫矣。然交庸裔久，淪茗谈艺，晤对时多，不能已于言也。是为序。

一九八五年元月，于华南师范大学

序

杨重华

朱庸斋先生毕生致力于词，既是词人，又是词学家。这部《分春馆词话》就是他长期钻研词学的成果之一。

庸斋论词，非常重视整首词的体格浑成。他在《词话》中作了反复论述，如说：

“蕙风论词，先求体格，次及神致，体格务求浑成。余论诗词亦先求浑成，然后再求神味、情致……世人啐咕伊吾，苦思累日，但求于一字一韵见胜。既能于一字一韵见胜，则沾沾自喜，以为足以颉颃古人，压倒时辈，而于他字他韵中，有不安详妥帖之处，悉不计及。抱如斯态度者，比比皆然。虽然前人固有‘一字得力，通篇光采’之说，此乃就通篇浑成稳妥，其中用一二精警之字，使通篇为之骤振耳！不然，篇中似有一字一韵之工，而他处冗钉累见，如是则不独瑜不掩瑕，且破绽益显。”（卷一·八）

他在词的讲述中，曾经举过一个明显的例子：晏小山《临江

仙》词中的“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”，历来被人视为名句。可是，这两句并非晏小山的创作，而是五代时翁宏一首诗中的两句。这两句在翁宏诗中不为人知，一放在小山词中就成了名句，百世传诵，奥秘何在？就因为在小山词中，这两句之前，先有“梦后楼台高锁，酒醒帘幕低垂”两句，烘托出一种空虚落寞之境。这说明精警的句子，要和通篇成为浑然一体，然后显其精警。

庸斋精于词律，认为作词必须守律。他说：“词既为有一定格式之文体，吾人填词不能不照其格律，盖不守律，即非词矣。”（卷二·五一）但是，他又不赞成守律过死，认为填词一般只按平仄便可，不必拘守四声。但对某些词的“吃紧处”，填时仍须辨明上、去声，以至讲究阴、阳。如史梅溪的《寿楼春》，便很特别，开头一句“裁春衫寻芳”，五个字都是平声，但“裁”、“寻”两字是阳平，“春”、“衫”、“芳”三字是阴平；我们要填这个词调，开首这一句便不能全用阴平或阳平，否则读起来音调便不谐婉。

庸斋认为，填词必须认真掌握词调的特点：

“词调各具特点，有宜于直抒者，如《破阵子》调，豪放如辛弃疾‘醉里挑灯看剑’，婉约如晏几道‘记得青楼当日事’，均一气直抒；有宜曲折者，如《点绛唇》调，自冯延巳以来均一语一曲折，姜夔之作幽峭挺拔，在婉约派之外，亦复如是。”（卷二·一二）

“《高阳台》平顺整齐，流畅有余。若不以重笔书之，必致轻薄浮滑之病。故填词者涩调拗句，常易见胜；谐

调顺句(尤其平韵者),则不易工,梦窗咏落梅(宫粉雕痕)、丰乐楼(修竹凝妆)二阙,字面秣丽,用笔极重,故无浅率之弊。”(卷二·四一)

从此可以看出庸斋有丰富的作词实践,精于词的艺术,其论词乃有卓见。

在《词话》中,庸斋曾概述他学词的宗尚:

“余为词近四十年,方向始终如一。远祧周、辛、吴、王,兼涉梅溪、白石;近师清季王、朱、郑、况四家。所求者为体格、神致。体格务求浑成雅正,神致务求沉着深厚,虽未有所大成,然自问规模略在矣。”(卷一·一五)

清代常州派词人周济(介存),以周清真(邦彦)、辛弃疾(弃疾)、吴梦窗(文英)、王碧山(沂孙)为两宋词人领袖,以他们的作品作为后世学词的规范,认为学词要“问途碧山,历梦窗、稼轩,以还清真之浑化”。看来,庸斋为词基本上也是走这条路子。此外,他还着重学清季王半塘(鹏运)、朱彊村(孝臧)、郑大鹤(文焯)、况蕙风(周颐)四家。认为“清季四家词,无论咏物抒情,俱紧密联系社会实际,反映当时家国之事。或慷慨激昂,或哀伤憔悴,枵触无端,皆有为而发。词至清末,眼界始大,感慨遂深,内容充实,运笔力求重,用意力求拙,取境力求大。”(卷三·四五)他的词作,有一部分是他所以学清季词的见解的体现。例如,写于一九六七年的《蝶恋花·书事》:

“郭北飘风平地起,陌上繁花,过眼脂成紫。年少驱车怜

意气，不辞霜刃轻身试。如墨战云连十里。天若有情，应惜无名死。腐肉凭谁供野祭？饥乌号客斜阳里。”此词写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两派武斗，互相残杀，为枉死者鸣哀，沉痛之至！

庸斋于清季词最尊崇者为朱彊村。他的词风也和彊村相近。彊村是学梦窗的，庸斋为词也深受梦窗的影响。《词话》中论梦窗词有十三则之多，他对梦窗词理解甚深（自南宋张炎诋梦窗词为“七宝楼台眩人眼目，碎拆下来，不成片段”之后，能理解梦窗词者不多，胡适、胡云翼辈遑论矣，即王国维亦以“映梦窗零乱碧”讥之），有精辟的论述：

“梦窗字字有脉络，其妙处不过其避熟就生，飞跃转变较快，常隔一二语始遥接上文耳。”（卷一·三四）

“梦窗之佳处，一为潜气内转，二为字字有脉络。辞藻虽密而能以气驱使之，即使或断或续之处，仍能贯注盘旋，而‘不着死灰’。不过，其气非如稼轩发之于外，而蓄之于内耳。此殆书家之藏锋而非露锋欤？”（卷四·三一）

庸斋于《词话》卷三、卷四、卷五中论述唐五代、两宋以及清代各家词，亦有许多精辟的见解，此处不一一介绍了。

庸斋于广东词人，最推重者为清初的屈大均及近代的陈述叔。屈大均为抗清志士、明代遗民，愤异族之凌辱，哀民生之多艰，其《悲落叶》等词，直是以血泪写成。陈述叔，名洵，号海绉翁，晚年教授于中山大学。他是新会人，庸斋也是新会人。年青时他有很多机会和述叔相亲炙，亦曾一度学述叔词。他认为，“述叔当为大家，开岭南风气，自海绉

出，粤词始得正声。”（卷三·六七）

我自少喜爱读词。三十年代读中学时便知陈述叔先生在中山大学任教，但未及亲聆他的讲授，只间接从其弟子“南国诗人”李履庵先生处略受沾溉。庸斋先生在世时我和他很少见面，他在逝世前不久曾送给我线装的《分春馆词》一册，并约后会，雅意拳拳。我本拟此后经常趋前请教，不料他遽尔去世，良可痛惜！现在写这篇序，就作为我对庸斋先生的纪念吧！

一九八八年十月三日

目 录

吴三立序.....	1
杨重华序.....	3
卷一.....	1
卷二.....	38
卷三.....	72
卷四	117
卷五	138
【附录一】 北宋词选析	156
【附录二】 叶遐庵与朱庸斋书	201
后记	203

卷 一

一

文章各体不断演变，魏晋时之诗，无齐梁之境也；齐梁时之诗，亦无唐代之境也；唐时之诗，亦无宋代之境也。设齐梁为诗，必须如魏晋人风格，否则不足称之为诗；唐时为诗，亦必须如齐梁人手法，始得称诗；宋人为诗，亦必须一如唐人；果如是，诗之领域，凭谁张而广之？诗如此，词亦如此。北宋中期以后之词境，为花间五代中所无；南宋之词境，亦为北宋所无。各大家能开拓词境，使“文小声曼”之词，得以宏大。“词至北宋始大，至南宋始深，至宋季始极其变。”倘仍恪守其玲珑其声，妙曼其音，境不外乎闺阁，意不外乎恋情，则何以而大、而深、而变乎？苏能以诗入词，词之疆域始广；辛能以文入词，而词之气始大。试问时历千年，至今尚可谓苏辛之词，只是诗文而非词，可乎？是

以作好词，如能对词有真识，必须多读书，多了解文学发展演进过程，万不能为李清照早年所作之《词论》所误。且李清照中年以后之作，亦自与其持论相背矣。明人、清初诸老《十五家词》^[1]之类（其年^[2]不在此例），作者出笔，务求声容意态，一一如闺阁女子，诿之为学五代北宋初期。其实作者已是须发皤然之老翁，饱经丧乱，尽管其诗文亦有颇可观者，然一遁而为词，便变成十七八之女郎，宁不可笑？此乃误于“诗以言志，词以抒情”之旧说。辞藻意境，绝不敢超乎五代宋初以外，不如是，则以为是诗也，非词也，故此时率无好词。即以王阮亭^[3]论，其诗尚雅正，然其和漱玉词^[4]，真不知所云，不惟纤弱，抑且俗矣，盖亦以为词当别具一体也。

二

吾人倡词，应使词之意境张、取材富。不然词之生命行绝矣，尚足以言词乎？余曾有此等阅历；遇有事物题材，写之于诗则易，入之于词则难，始渐悟因词之意境、取材、辞汇过狭使然，乃刻意诗词合一。在广州词坛，诗词合一之说为余首倡，詹无庵^[5]亟赞和之。

三

常州派，张惠言^[6]首创其端，以尊体为论，陈义甚高，

然《词选》但以温韦为极则，而途径、系统未甚分明，使后之学者，不知从何入手。是以周济^[7]倡四家之说：“问途碧山，历梦窗、稼轩，以还清真之浑化。”此即后人学诗，或从义山学杜，或从江西派学杜，或从后山学杜，其理一也。

凡初学者务求门径正，周氏当以为：碧山词吐属婉雅，较有内容，无纤俚浮薄之病，学之得其规模，堪为门径；梦窗词秣厚密丽，无浅薄粗率之疵，学之得其沈着秣挚，但易成堆砌实质而伤气；稼轩词豪宕疏朗，无堆砌晦涩之弊，却易成狂怪犷俚而至粗率，须以两家互参，以梦窗之密，约稼轩之疏；以稼轩之朗，约梦窗之晦，务使气势矫健，意境深厚，如此方能升美成堂，远桃温韦，至于大成，故常州派虽创于张氏，而至周氏，始具师承系统，以至于成。

浙西派倡自朱彝尊，然朱氏仅提出“家白石而户玉田”，其手法、面目至厉鹗始告于成。

清季，凡词学大家均合浙西、常州为一手，取长补短，无复明显分界矣。

四

《词选》序云：“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，采乐府之音，以制新律，因系其词，故曰词。”殊不知唐五代词：一、采自民间歌谣；二、来自边疆少数民族及域外乐曲；三、自大曲中截段改制而成；四、出于乐工歌肆；五、文人创制；六、国家音乐机构所制。此任二北《教坊记笺订》及《敦煌曲初

探》等书旁征博引，论列甚详，实非尽出自唐之诗人。

词为有一定格律之文体，而张氏释词义曰：“词者意内言外。”夫“意内言外”，特词之一义而已，未得谓诗词之“词”也，其他文体何尝不“意内言外”？

李后主词之现实意义如何，姑置勿论，然其词多叙写身世，冲破当筵遣兴之范围，至此境界始大，而感慨遂深。张氏竟诬为“词之杂流由此而起”，使人费解。

五

张惠言为清代经学家、古文家，然其词学论证颇有疏漏可议者。其比词于《骚》，实属过于标举，盖楚骚之忧思伤愤，皆为家国而发，彼个人之怨悱，又何以克当？至以温庭筠词为义得于《骚》，尤为大谬。人尽皆知，温氏士行芜杂，放浪歌楼伎馆，其词虽不无同情歌伎与感怀身世之作，然概其生平、思想、作品内容、对后世影响，固无与屈子伦比者。意欲尊体而引喻失书，我为皋文可惜！

词体诚须尊，要之能摒去浮艳、佻达、儇薄、叫嚣语，以雅正之言，叙承平之景象，写新鲜之事物，歌社会主义之春华而已。

六

周济《宋四家词选》，以苏、姜等数家，附于四家。其

序云：“清真，集大成者也。稼轩敛雄心，抗高调，变温婉，成悲凉。碧山展心切理，言近指远，声容调度，一一可循。梦窗奇思壮采，腾天潜渊，返南宋之清泚，为北宋之秣摯。是为四家，领袖一代。余子莘莘，以方附庸。”世人但骤读其序，而不深究其意，遂多所非议，以为周氏倒置先后，毫无识力。其实周氏之意，学此四家者，须参考附录诸家，而非如世所疵议，苏、姜附于辛，史、张附于王也。

选家须具己见，张氏此选，以“尊体”、“立派”为旨，以正当时之淫词、鄙词、游词之失；以纠浙西派末流，但知“家白石而户玉田”之蔽，特补偏救弊，难免于矫枉过正矣！

余笃信周氏之说，但不排欧、晏、苏、姜、史、张诸家。

七

周止庵主张学词“问途碧山”，以为其词“托意隶事处，以意贯串，浑化无痕”；“词以思笔为入门阶陛，碧山思笔，可谓双绝”。盖指碧山词言中有物，无空泛之言，且立意构思、遣辞达意并皆佳妙。学之，作词时便会言中有物。然学者多着意于其咏物诸篇，得其字面而不得其意旨所在，故读来似觉堆砌词藻与典故而成词耳。

八

蕙风^[8]论词，先求体格，次及神致，体格务求浑成。余

论诗词亦先求浑成，然后再求神味、情致。况氏云：“读宋人词当于体格、神致间求之，而体格尤重于神致。以浑成之一境为学人必赴之程境，更有进于浑成者，要非可躐而至，此关系学力者也。神致由性灵出，即体格之至美，积发而为清晖芳气而不可掩者也。”（《宋词三百首》序）世人啐咕伊吾，苦思累日，但求于一字一韵见胜。既能于一字一韵见胜，则沾沾自喜，以为足以颉颃古人，压倒时辈，而于他字他韵中，有不安详妥帖之处，悉不计及。抱如斯态度者，比比皆然。虽然前人固有“一字得力，通篇光采”之说，此乃就通篇浑成稳妥，其中用一二精警之字，使通篇为之骤振耳！不然，篇中似有一字一韵之工，而他处伧伧累见，如是则不独瑜不掩瑕，且破绽益显。

何以始得浑成？当于文从字顺中而来，是以石遗“文从义顺”一说，实为章句篇什之要义。

九

宋词选本多矣，最著者莫如竹垞《词综》、茗柯《词选》、止庵《宋四家词选》、彊村^[9]《宋词三百首》。此数选本均有独到之处，然偏颇亦在所不免。胡云翼《宋词选》，以标举苏、辛词为主，对清真、梦窗等人看法，殊未公允。盖胡氏本非词家，此中三昧未能尽知，惟所取多为浅近，注释通俗，颇便于时下初学耳。